



從「點鳥獎湖」到「協議管湖」 江西南磯濕地探索人鳥相處新模式 保育發展兼容 漁民轉行鳥保姆



中國濕地保育故事

「希望有朝一日，我們孩子的孩子，會指着眼前濕地說，這是父輩留給我們的！」江西鄱陽湖「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胡斌華登上位於保護區入口處的吊腳樓，眺望湖天一色，耳畔傳來雁聲陣陣，憧憬這片濕地在多年以後，依然會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景。從香港米埔保護區汲取經驗，當地通過「點鳥獎湖」的模式，推動了漁民加入濕地保護工作；在長江禁漁十年開啟後，當地又推動「協議管湖」的社區共管探索。胡斌華說，住在這裏的人，才是最根本的保護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 胡斌華（右一）和同事們在一起觀鳥。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 鳥兒在南磯濕地上盤旋。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南 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地處鄱陽湖主湖區的南部，總面積333平方公里，處在贛江北支、中支和南支匯入鄱陽湖沖積形成的三角洲前端，主要保護對象是贛江口—鄱陽湖複合濕地生態系統以及賴之生存的野生動物資源，是長江濕地保護網絡的首批成員、中國第64塊國際重要濕地。

1997年，南磯濕地經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為省級自然保護區，從2003年起，當地着手保護區由省級申報晉升國家級的工作，經5年科考和3年申報，保護區於2008年由國務院批准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人鳥爭食」濕地保護陷兩難

幾年來，長江中下游濕地自然保護界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人鳥爭食」，即漁業生產和鳥類保護之間的衝突。以保護區內的南磯山為例，鄉、村兩級管理機構每兩年將斬秋湖（編者註，漁民將天然河堤與分流開窪地，改造成可蓄水的湖泊，每年秋季，洪水消退後便形成獨立的子湖泊）通過公開競標的形式對外出租，出價最高者在獲取湖泊經營管理權後，一般會在年底前一個月大量捕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

當地長大的胡斌華一直從事自然保護工作，深諳當地風土人情。長期以來，鄱陽湖周邊社區居民高度依賴濕地資源生存與發展。尤其是南磯山，18個季節性子湖泊的湖權，屬於南磯鄉4個行政村、5,000多村民集體所有，全鄉旱地僅幾百畝，捕魚是南磯山人唯一的技能。保護區憑什麼要湖權？要走了湖權，漁民怎麼辦，社區怎麼生存？另外，跟隨湖權的漁業資源歸誰所有，由誰處置？

香港米埔之旅 為保育帶來靈感

2004年，胡斌華參加了由世界自然基金會組織的香港米埔之旅，為南磯濕地的日後保護帶來靈感。「這次培訓讓我了解到米埔各個基團的水位調節以適應水鳥棲息，濕地保護如何承認漁民的作用並發揮他們的優勢，公眾如何參與濕地保護，保護團隊如何分工合作，非政府組織如何與政府機構互動等。」

「點鳥獎湖」鳥數翻倍 多方受惠

2010年胡斌華出任保護區管理局局長。2013年，保護區管理局、世界自然基金會共同主辦首屆「鳥越多、獎越多」點鳥獎湖暨觀鳥邀請賽，南昌市財政局安排50萬元（人民幣，下同）專項經費，通過中立第三方在湖面清點鳥的數量，給予湖泊經營者相應獎勵，激勵更多人主動參與濕地與鳥類保護。漁民們把

鳥當作寶貝，延遲排水和捕魚時間，根據鳥的喜好調整水位，搭高架觀測湖中鳥況，立標牌警示閒人勿入。

結果，保護區鳥的數量較往年同期翻倍，10萬多隻水鳥多待了一個多月；觀鳥遊客多了，周邊農家樂生意隨之紅火；「點鳥獎湖」的故事傳開了；上級政策和項目不斷傾斜，基礎設施、民生工程推進，甚至幹部交流都有了可喜的變化。

「協議管湖」改善生計 人鳥和諧

從2013年起，「點鳥獎湖」連續舉辦了7年。2020年1月1日開始，江西對長江幹流江西段和鄱陽湖開啟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2月，南磯濕地入選國際重要濕地，成為濕地生態補償的優先實施區域。3月，保護區所在的南磯鄉成為鄱陽湖首個全面漁民上岸、收回漁船、清繳漁具的鄉鎮。

當年底，保護區水鳥數量並不樂觀，明顯少於往年，鄱陽湖周邊農田有大量水鳥分布。胡斌華介紹，主要原因是特大洪水的持續高水位造成沉水植被長勢差，影響小量水鳥取食；失去漁民們生產性管理的子湖泊，水位過高或過低，難以滿足水鳥棲息覓食。

為繼續保護好水鳥及其棲息地，同時為幫助退捕漁民改善生計，保護區管理局聯合當地政府及村委會，開展了「協議管湖」的社區共管行動。保護區給錢、給方向，鄉村出人、出辦法，雙方簽訂合作協議，把子湖泊管起來，管水位、管設施、管環境、管控人為活動。截至目前，納入到共管的子湖泊有12個、約10萬畝，保護區每年支付120萬元用於協議共管。這項工作計劃貫穿整個禁漁禁捕的十年。

從「點鳥獎湖」到「協議管湖」，胡斌華說，這是長期的社區共管探索，追求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模式。「協議管湖」，是基於水鳥及棲息地保護的合作共管，並且把培養本土自然保護力量作為了新的內容，不僅要在為期十年的禁漁禁捕期間發揮作用，還將在理念和實踐上為終將到來的可持續漁業時代做好準備。



◆保護區管理局的工作人員走訪漁民家。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濕地巡護員：不用心用情 是做不下去的

採訪這天，胡斌華特意拉着同事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一一介紹，希望讓外界給予這一群體更多尊重與鼓勵。他說：「巡護員的工作，一年四季『內容有區別、強度無差別』」。

放棄教師崗 與濕地「為伍」

「巡護員日晒雨淋，風餐露宿，跋山涉水，還要警惕傷風感冒、溺水、中暑、毒蛇等四大風險。這是一份只適合『孤勇者』的工作，如果不用心、不用情，是做不下去的。」

早年，在保護區工作，生活的條件很艱苦。胡斌華1995年第一次來到這裏，發現沒有通電，一條路走了5個小時才能進入。初到這裏工作，想解決問題但很多時候有心無力。「工資能正常發出來，都算不錯了。」

2019年「桃花源巡護員獎」獲得者、獲「2021年鄱湖衛士」稱號的萬松賢，集科研、監測、保護、宣教、社區共管多項技能於一身。2003年因跟隨老師做生態課題而成為志願者，2011年放棄教師崗位，選擇與濕地「為伍」。他說，在這裏很有歸屬感，但必須承受與家人長期分居之苦，尤其是目前妻子還要照顧年幼的孩子，很是內疚。

保護區管理局南山管理站站長李建新多年走在鄱陽湖一望無際的荒野之上，2021年被授予「江西省生態文明建設先進個人」稱號。為了讓候鳥在「三不管」地區安全越冬，他攬下了最苦、最累、最險的活兒。

本地漁民段漢山是保護一線上的骨幹成員。儘管只有中學學歷，他卻是巡護員、監測員、宣傳員、船長、水手、駕駛員。7月下旬往往是南昌最熱的日子，室外溫度能升至40多度，他在早上五點喝了幾滴祛暑劑「十滴水」，帶上乾糧和10餘公斤裝備，在高溫的湖面上待一整天，蒸騰的熱水氣能熏得他睜不開眼。若觀察到有天網、投毒之類的盜獵行為為禁，有鳥類需要救助必行。

特稿

港團隊研當地特色 建吊腳樓扛過洪水

據介紹，截至目前，保護區約有一半以上重要崗位的工作人員曾赴港參加培訓；疫情之前，香港同行也多次受邀來保護區開展自然教育、水鳥監測等工作。

保護區與香港的故事很早就開始了。2014年起，香港中文大學朱競翔教授團隊與保護區管理局合作，探討與實踐如何在天然濕地上建設構築物。他們從老框架獲得靈感，設計了吊腳樓輕鋼建築，與周遭環境融為一體。

老框架是鄱陽湖船工順應一年一度水陸交替的自然規律而搭建，冬天裝上木板，避風擋寒；夏天則拆除木

板，成為只有棧、沒有面的長方體，形成水的通路。其在大自然的潮起潮落中屹立了50年。

2020年特大洪水，保護區的其他建築遭遇了沉重打擊，吊腳樓建築主體卻毫髮未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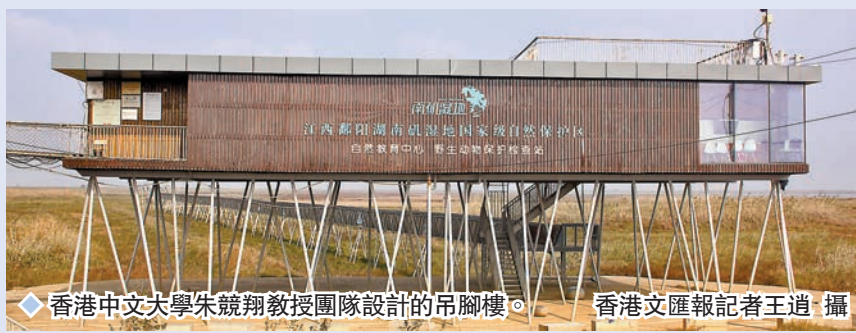
積極開展科普教育研學遊

「你看，南磯濕地有一年四季的美，就以常見的水草為例，現在是枯水期，水草裸露，等到天氣再暖和點，水草長勢會更好、顏色會更綠，但一等到豐水期，就沒入水底了。在這種時序更替裏，生命在延續。沉浸式體驗大自然的魅力、偉大，是高科

技目前無法給予的。我們也在積極開展科普教育，努力拓展研學遊。」

當前，保護區和朱教授團隊正在進行保護區宣傳教育場所設計。該設計是模塊化的、輕型的、可騰挪的建

築，可布局植物、野生動物、地質地貌、氣候水文等自然主題的互動式體驗課堂。當中照明等低功耗能源通過太陽能發電自給自足，配套衛生間則採用微生物降解技術。



◆香港中文大學朱競翔教授團隊設計的吊腳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2014年，朱競翔教授（左二）在南磯濕地考察。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